

听雨文丛●中国当代作家散文随笔书系

# 阅读土地

*Yuedu Tudi*

程步涛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 阅 读 土 地

程步涛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 新登字第 7 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装帧设计：安 璐

责任印制：郭淑杰

○听雨文丛○

**阅 读 土 地**

Yuedu Tudi

程步涛 著

---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1168mm1/32·印张 7 插页 5 字数 150 000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000

---

ISBN 7-5317-0990-2/I·974 定价：9.90 元





**程步涛** 1946年出生，祖籍河北广宗，自小在皖西就学。1963年初春入伍，在苏北沿海的军营里，伴着大海的风声浪声度过了整整十六个年头。而后，调至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先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做编辑，数年后担任《昆仑》编辑部主任。现担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于编辑工作之余做些文字，出版诗集、散文集多部，作品曾获解放军文艺奖以及其他一些奖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目 录

## 第一辑 心 痕

永远是鹰.....	3
船夫号子.....	9
海之惑.....	16
遥望远山.....	22
车无铃.....	28
苍然晚晖.....	34
虔诚.....	39
生命之碑.....	45
四月风筝.....	49
旧部.....	54
作退一步想.....	61
史外之思.....	67
阅读土地.....	72
情忌.....	78
一人垒一级台阶.....	86
小屋.....	89

不仅仅为了纪念 .....	94
江南江北 .....	97
壶口望雁 .....	102
九月授衣 .....	105
乡间记忆 .....	113
留下《苦菜花》馨香 .....	116
景阳酒浓情更浓 .....	120
战争回声 .....	124

## 第二辑 心 韵

连长 .....	141
常会想起那条船 .....	148
职责 .....	154
战神和他们的守护者 .....	162
细浪无声 .....	169
不想出名 .....	176
刑警队长和他的妻子 .....	181
王立新其人 .....	187
居高声自远 .....	195
秋雨秋思 .....	205
关于母亲的断忆 .....	210

# 第一辑 心 痕





## 永远是鹰

鹰实在是个高贵的精灵。

若是在旷野上，你只须仰目一望，于那蓝天丽日之下，时时都可觅得。你看吧，它或作大弧度的盘旋，或静止于一个点上，全凭一对强健的翅膀托举着，让人感受一种浩大空茫的辽远。

十多年前的事了，一位朋友陪我登上沂蒙山中一个叫对崮峪的崮顶。于那悬崖处，友人告诉我，1942年10月，日寇对我山东根据地进行扫荡。为掩护山东省党政军机关200余人转移，十四名八路军战士在崮顶坚守数日，弹尽粮绝时，从这崮顶从容跳崖。烈士的名字都是可考的，但他只记得其中一位营长的名字，叫严雨霜。

风正紧，万壑松涛，如同十万面金鼓一齐擂动。我上前几步，向崖下望去，云遮雾障，一片迷蒙。远处，数百里层峦迭嶂莽莽苍苍，绵延逶迤流向天际。忽然，有一股气流垂直落下，崖下的云雾倏然散开，露出一片密匝匝墨绿色的林海。我预感到这一刻或许要发生什么事情，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崖下。就在这时，一阵哗哗啦啦的声响在林海中响起，紧接着，一片黑色的光点刷地从万树梢头弹向高空。我与朋友惊呼：鹰群！那鹰群在高空盘旋了一会儿，便极平稳地降低高度，于那林梢之上

深情地舞动双翅，有一刻，连翅膀也不动了，雕塑般定格于空中。这便让我们有了清点数目的机会。啊，十四只！我与朋友又是一声惊呼。云雾重又弥漫开来，那鹰群似乎有些恋恋不舍，缓缓地缓缓地上升，在与崖顶呈水平状时，一阵长唳，双翅一拍，须臾间便没了踪影。

我与朋友谁也没再说话，下得山来，复又望那雄峙的崖顶，几乎同时说：“是巧合。”

巧合也罢，神佑也罢，十四只雄鹰向我昭示了一页历史的悲壮与辉煌这是无疑的。当年，十四名英雄跳崖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壮烈，只有那山崖知道，但山崖不会说话。而这十四只凌空而起的雄鹰却使我激动了好一阵子，以致许久以后闭上眼睛仍能感觉到它的英姿、它的气势，连翅膀拍打空气的劈啪声，也一起在耳边响个不停。

我们这个民族是十分强调气节的。严雨霜和他的战士们舍身跳崖，崖虽无语，但他们却从此尽可如屈老夫子所云，“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了；尽可如刘昼所云，“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销而不可易其刚”了。想想看吧，这该是一种何等恢宏的境界，骨殖融于土中，灵魂傲立峰上。长风浩日，涧水松涛，而这鹰群便是在这种时刻出现的。便是在这种时刻，向作为后人的我们，证明生命的价值。那一刻，我想起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那是由毛泽东撰写、周恩来手书的：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朋友仍在凝望崮顶，我问他想什么，他说，崮顶应该有一座碑。我心里一热，我没告诉他，我刚才想到的是碑文。

离这件事十年后，我又一次见到了鹰，虽然只是一只，但却是同样的惊心动魄。

出昆仑山口，军用吉普在青藏线上行驶了大半日，过了沱沱河以后，在一处垭口停下做些检修。我从车上下来，这里海拔已是四千八百多米。远处，昆仑山巅白雪皑皑；近处，是一些虽已干枯、却在严冬里挺立着枝干的叫不出名字的高原灌木。因为空气缺氧，胸闷头疼，只是张大嘴喘着气在车前车后缓缓走动，全无一览高原胜景的兴致。就在转到吉普车另一侧时，我见一群黑色的尤物毫无顾忌地在道路一侧汽车兵们丢弃的杂物中觅食。我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是鹰吗？同行的中央电视台军事部总后记者站的一位记者笑了起来，遂以老高原的自豪介绍道，这是乌鸦，昆仑山的乌鸦个儿大，乍一看像鹰。他停顿了一下，向左前方一指，你看，那才是鹰！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不远处的一块岩石上，雄踞着一只黑色的鹰，鹰爪像是嵌入石中，所以风把它身上的羽翎全翻了起来仍动也不动。最惊人的是那眼睛，微有些眯，冷冷地望着远处的雪峰，身边这群觅食的乌鸦全然不在它的眼底。

我完全被这只鹰的气势所征服。在那冷冷眼神中，我读出的是一种高贵；在那深嵌于石棱中的爪上，我读出的是一种坚贞。车检修好了，引擎一响，那群鸦们忽地全飞开了，见我们无意驱赶它们，重又落下，继续翻弄那些杂物。而那只鹰，仍一动不动，一动不动。

这一晚，我们宿在唐古拉兵站。夜空澄碧，低得仿佛伸手可触，一轮皓月就挂在窗棂上。我们是为指战员们送一部我们出版社刚出版的小说样书来到这神秘的高原之上的。小说的

作者是一位把自己全部青春献给这片圣土的军人，如今，他身患绝症，正在古城西安的一所医院里，静静地跋涉着他生命的最后里程。同上高原的还有这部书稿的责任编辑，那是一位女同志。一路上，又是采访，又是拍照，全不像我，几乎被这险恶的环境彻底击溃。我决不相信她的身体会强健于我，但她的意志却顽强得让我生出一个愧字来。窗外便是公路，月光下如一抹浓重的青钢色，凭窗望去，不时有车辆驰过，间或有叩着长头，连夜赶往拉萨朝觐的藏胞。再往前，翻越唐古拉山口，过安多，便是藏北草地了。我们到这青藏线干什么来了？仅仅是送一部书？仅仅是安慰一颗行将归去的军人的英魂？不，我们也是来朝觐的，朝觐这片圣土，朝觐这片圣土上生长的一种高贵的精神。就在看到那只鹰的一刹那，我立即感悟到了，这鹰，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精神的象征——圣洁的高原的魂魄啊！

就说这青藏线吧。六月飘雪，在城里，那些俊男靓女怕会喜得跳起来，而在这儿，汽车兵们就得随时提防被风雪所堵所困。那位在医院里静静地躺着的作者，便曾被风雪围困过。他让战友们结伴到牧区求救，自己和车辆厮守在风雪里。酷寒难耐，一切可供燃烧的东西全点燃了。若平时，那该是多么欢乐的篝火啊，而在这风雪中，那火可怜得如一豆萤火。就这般坚持了三天三夜，同志们回来时，他几乎冻成一个冰人。他们的价值是什么呢？是祖国西部的繁荣与稳固，是青春铸成的共和国的一条大动脉。内地的人们啊，你们每天闲暇之时，可曾望过一眼地图上那片赭黄色的高原？没望过，我建议你望一望，那片圣土给我们的何止是黄河长江，何止是黄河长江浇灌的文明与传统，还有高洁的品质和高尚的精神！

回到格尔木，我们特地去了郊外的陵园。瑟瑟寒风中，骆驼刺茆茆草护卫着一个个沙堆的坟丘。陵园无墙，碑大都残

破,有的墓甚至连碑也没有。他们都是曾像鹰一样矫健的军人,可他们的翅膀折了,飞不起来了,飞不起来也不愿离开这片土地,于是便化作了这片坟丘……那一天,云很重,加上风沙,天空迷蒙得厉害,我知道,今天我不会看到鹰了。我原希望在这片墓地能再一次看到鹰的,就像在对崮峪,猛然间出现一群雄鹰,在我们的上空飞旋、腾升,再一次让我感受悲壮与辉煌。

下午,乘火车穿越柴达木盆地回西宁。傍晚时,风走云散,一片血红的幕色斜映着昆仑山银白的峰峦。我断定那儿有鹰。

我们这个时代正呈现从未有过的斑斓多姿。这斑斓多姿不断地变化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行为方式。但无论怎么变,气节总是不能变的,就像鹰不屑那些鸡们。精神、信念、理想不能失落,也不容失落。

我终于又一次见到鹰了。那是不久前的一次苏北之行。这是一个经济刚刚起步的临海的小县,县境内有一山原叫马鞍山,抗战时期,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在此山顶建抗日烈士纪念塔后,百姓便称其为抗日山。半个世纪下来,那原名便只留在史志中了。建国后,数次修葺,如今,已是亭塔耸峙,碑碣如林,松柏常青,花草争荣,成为当地一大景观。

事情是近年发生的。只因这个县在始皇帝时,有个叫徐福的方士曾东渡扶桑。现如今改革开放,便常有扶桑之客到此交流文化、洽谈贸易。那扶桑之人来此,自然要到处走走看看,抗日山便成了令他们尴尬的地名。有一财大者,愿投巨资办厂,条件是换回被百姓们遗忘的马鞍山的名字来。对此,当地官员作如何想不得而知,反正百姓们说话了:把他们的国库搬来,也不改抗日山的名字!这事在当地很令人骄傲地扬扬了一段日子,无论谁谈及,都感到无比地扬眉吐气。

我曾在驻守这座县城的一支部队服役数年，每年清明，我们都要去抗日山祭扫一番，以表达我们的崇敬。这事自然也让我激动不已，便再一次去了抗日山。沿着数百级石阶登至塔下，那塔依然巍峨壮丽，塔顶是一位持枪的八路军战士雕像。怎地就那么巧，就在我抬头望去的当儿，一只鹰栖在了雕像手持步枪的枪刺上。俯瞰山下，这片鲜血浇灌过的土地正溢翠流金；仰目塔顶，蓝天如缎，那只苍鹰与战士雕像浑然成为一体。顿时间，只觉得浑身血沸如炽。我轻轻地，几乎是踮着脚尖走下石阶。我不敢弄出些许声响来，我怕把那只鹰惊走。

就在那天晚上，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这篇散文的名字：永远是鹰。

1994. 8

## 船夫号子

在我近三十年的军旅生涯中，差不多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大海边度过的。而在海边的这一多半时间里，又几乎每天都是伴着号子度过的。我说的号子，不是指通常所说的劳动号子，那种号子，不管在哪个工地一站，就会听到。我说的是船夫号子。准确地说，是在苏北沿海一带渔村里传唱的号子。这种号子没有文字，只是一句接一句的哼哟咳哟……粗犷时，喊得惊天动地；舒缓时，晓畅得如行云流水；细腻时，又哼得你心动心怦。那种意味，实在妙不可言。但是，你要真正领悟这号子的绝妙，则很不容易。那些年里，我曾悉心学唱这种号子，到后来有几段也能唱得泣鬼惊神，热泪滂沱。然而，越是这般，越感到这号子深奥得不可穷究。直到如今，自己仍常常不可自禁地哼上几句，是为了追寻逝去的日子，还是继续探询这号子的奥秘，却说不清楚。

算起来，那是二十九年前了，我们几个新兵刚补入连队的第二天，班长说：“走，领你们几个串个门儿。”说罢，把挎包极标准地左肩右斜着一背，带我们向附近的一个渔村走去。

班长姓马，山东沂水人。班长说，他们家乡是个山旮旯，连水也少的可怜。瞧这儿，这眼前的海，湾里的船，多威风，多爽气，眼界有多宽多远！一辈子也看不够的。也许就因为这，昨



天吃过晚饭，他便带我们几个上了船，他让我们和他一样，赤着脚使劲跺舱板，一边跺，一边说：“瞧，多结实，什么风浪也不怕。”说得渔民们哈哈大笑。

马班长在我们分到连队的当年年底便退伍了。离开连队那天，飘着小雪，他遥遥地望着海湾里的船桅，一动不动。我知道，这些年，班长学会一身船上功夫，连渔村里的人都说，马班长可以上船当老大了。昨晚，我站游动哨，在操场上，听指导员对班长说：“回去当个好舵手。”我不明白指导员的话，沂蒙山没有船，有一身船上功夫又怎样呢？

班长带我们串的门，是方圆数百里赫赫有名的人物。人们都叫他铁老大，那年已七十多岁了。他在海上的故事，足足可以写成一部长篇传奇。就说一件吧，铁老大四十岁那年，因不愿意为海匪掌舵，被海匪扎瞎了双眼。海匪以为他再也出不了海，哪知，铁老大照样高扬风帆，纵横海上。海匪再次绑架了他，把他关进船舱在海上转悠了三天三夜后，叫到舱面。问：“现在到了哪里了？”铁老大把手向上一举，试了试风向，又从怀里掏出一个系着长线的小铁砣，沉到水底，复又提出，用舌尖舔了舔砣上的淤泥，说：“又回到原地了。”海匪惊得咋舌。全部跪在舱面上，恳请铁老大为他们把舵。铁老大摇摇头，只说了一句话：“放跳板，送我回村。”

那天，班长把我们领到铁老大家里，从挎包里取出一瓶洋河大曲，恭敬地叫了一声：“老大，班里来了几个新兵，我领他们来看您，给他们唱几句号子吧。”

我不知道班长为什么不让老大讲讲他那些神秘的海上故事，却让他唱号子给我们听。虽然，铁老大的号子也和他的使船功夫一样显赫，上了年纪以后出海少了，号子却没少喊，常有外村人请他去领唱号子。我就是在那天第一次听到这种号

子的，而且一下子被这种号子攫住了心灵。那天，铁老大呷了一口酒后，用被大海磨砺得又粗又硬的手掌击打着案几唱起来。他的嗓音低沉浑厚，有些嘶哑，却无比苍劲。他脸上那储满七十多载风声浪声的刀刻般的皱纹，随着号子的节拍轻轻蠕动。我的眼前幻化出一些模模糊糊的图景，是桅？是樯？是帆？是舵……渐渐又化为白茫茫的大海，复又成为眼前这个雕塑般的老人。

那天，我完全被这船夫号子所折服，甚至对铁老大到了崇拜的程度。我那时便认为，这种号子，只有把大海当作魂灵的人才唱得出，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当舵手，才能海上叱咤风云。

打那以后，我越来越感到，这个小小的渔村，与号子连得是那么紧，那么密不可分。

春天，船队出海，压倒送行的鞭炮和锣鼓的是号子；渔船归来，岸边迎接的亲人唱的是号子；连织网的渔姑嘴里哼的都是号子。在海上，这号子唱得更热烈而疯狂，升帆、调舵、下网、起网……喊的全是这号子。而且，这号子的音调决不重复，抑扬顿挫，千变万化，动听无比。只是没有文字，只是哼哟咳哟。

有一次，我在黔东南黎平县的一个侗家的寨子里听侗族大歌，那是一种没有伴奏的自然的男女混声合唱，歌唱者都是寨子里的普通群众。那的确是令人陶醉的大自然的音韵，高山流水，鸟语花香，尽可以在歌声中感悟享受。陪同前往的一位同志说，这侗族大歌曾在巴黎音乐节上引起轰动。我想，若是有人将船夫号子整理出来登台演唱，比侗族大歌毫不逊色。

每次船队出海，铁老大都是场上的中心人物。村里的干部和船上的老大们簇拥着他，在村人排成的夹道中来到港湾。每